

植物科名的层累形成

——以田中芳男为中心¹⁾——

邢 鑫

关键词：科名术语，田中芳男，傅兰雅，西药大成

引言

作为西学东渐历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近代中日植物学术语特别是植物科属名的形成问题很早就受到钟观光、牧野富太郎等植物学家的关注，此后也有部分文史学者²⁾对此有所探讨。在学界已有研究中，对于活跃于幕末明治时期的博物学家田中芳男（1838—1916）在这一历史进程所起到的作用似乎认识有所欠缺。日本博物学史家上野益三（1900—1989）认为，在东京大学成立前，田中芳男及其主持的文部省博物局在日本博物学近代转型中起到了中心指导作用，但是并未涉及植物科名创造的主题。

田中芳男以及其博物局同僚在东亚植物学近代化特别是植物科名创制上做出了巨大贡献。³⁾本文首先考察田中芳男编译的《林娜氏植物纲目表》和《埵甘度尔列氏植物自然分科表》（以下简称《埵氏分科表》）出版前后的历史背景，其次在此背景下对《埵氏分科表》进行考察和解读，将其植物科名与宇田川榕庵、李善兰等所创制的植物科名加以对比，接着讨论田中芳男译名对日本和中国的影响。最后指出汉语植物科名体系的层累形成特征

一、《埵氏分科表》与田中芳男的大博物学构想

田中芳男对《埵氏分科表》的翻译可以追溯到1866年，当时他尚在幕府开成所物产方任职。这份稿本翻译曾经作为第一四四项展品在田中芳男君七六展览会上出现，其解说如下：“本表乃庆应二年（1866）田中芳男翻译之草稿，其纲目分为二百二十科。”⁴⁾此后，由于前往法国参加巴黎世博会以及返回日本后遭遇政局动荡，相关工作直到博物局成立后才重新推进。在明治五年（1872）十月《埵氏分科表》出版前后，田中芳男曾经编写《ユシウ自然分科表》即裕苏自然分科表（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以德堪多系统将庆应年间记录的植物名（和名、汉名、洋名）分类的《植物分科名汇》手稿。田中芳男之所以能够成功翻译大量植物科名，离不开其

长久以来对博物学的关注和积累，绝非一蹴而就。

那么，《埤氏分科表》究竟在何种历史背景下出版？田中芳男主持的博物局为何在其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分析明治初期文部省出版的植物学书籍时，佐藤达策指出：文部省成立之后于明治五年（1872）发布《学制》，开始建立近代学校制度，针对初学者编撰合适的教科书也成为一时之急务，田中芳男、小野职懋等编写的教育用小学挂图《博物图》便是为此而制作。

《林娜氏植物纲目表》和《埤氏分科表》也正是作为这一博物学教育推广的核心读物而出版的。

⁵⁾佐藤氏的分析确有一定道理，然而笔者以为《林娜氏植物纲目表》尤其是《埤氏分科表》不仅仅涉及博物学教育，特别应注意到田中芳男曾经提出的以巴黎自然博物馆为模板的大博物学构想，因此应该将其放到文部省博物局的特殊定位以及作为博物局领导者和植物分科表翻译者双重角色下考虑。正是在建设大博物学的理念下，作为博物学知识体系核心的《埤氏分科表》不仅和西方博物学译介、博物学教育相关，还关系到博物馆建设乃至殖产兴业。

在文部省博物局于明治四年（1871）九月成立后，第二年四月时任文部卿的大木乔任批复同意了《博物局博物馆博物院书籍馆建设案》，从内容看应当说相当充分地体现了田中芳男的大博物学构想。该建设案的第一部分《博物学之所务》⁶⁾翻译如下：

“动物植物矿物三科之学研究之，其品物陈列之，人一见则有有益于知识之扩充，且编辑并翻译其书以普及，又努力教导有志之辈。外示人工物之沿革，以论人工日新由粗而精之理。又设书籍馆，令有志者放观珍书奇书。所管各部如下。

……

博物院 种植一般植物之分科并有用之品。又圈养动物，令知其名实与用处。又别设园圃，繁殖各种有用植物，广施于世以作国家经济之资，兼试验各类培养之法……”。

在该建设案的“博物馆博物院常备品略区别”的天造物植物门“第一博物院栽培之品”中指出“植物从自然分科，以外长部、内长部、上长部、通长部区别之，于园中种植或盆栽”。从建设案看，博物馆的组织以博物学为核心，同时承担着博物学研究、教学、公众普及的功能。在建设案中，植物分科系统更是作为植物展品的组织原则起着作用。

此外作为伊藤圭介的弟子，田中芳男的翻译工作也是对由宇田川裕庵、伊藤圭介开启的兰学博物学传统的接续，如一并出版的《林娜氏植物纲目表》正是对前人工作的一个总结。在其序言中提及：“今兹译林娜氏植物分科表，以花之心须两蕊数与位置检究之，大别为二十四纲，详见《泰西本草名疏》附录及《植学启原》所载。以此区别法检查草木，易知植物何纲何目所属……其后裕苏氏（ジュシュー，A. L. Jussieu, 1748-1836）……德堪多氏（カンドール，A. P. de Candolle, 1778-1841）等出。虽自然分科说创立，两者并行互不相妨，赅

鞭家至今皆遵守此区别法。”⁷⁾

由序言可知，田中芳男熟稔近代欧洲植物分类学之沿革，对人工、自然分类法之争持一折衷态度。在该表中，田中芳男为植物二十四纲列举了一些代表植物，其后不少植物转化为植物科名如谷精草、三白草、猪笼草等。

二、《埤氏分科表》中的植物科名及其历史地位

明治八年（1875）十二月，《埤氏分科表》在校订之后重新出版，和首版相比有若干植物科名——例如 118 科 Acanthaceae 由独用将军科改为蓼芳科——发生了变化。同时增加了一则《校订植物自然分科表绪言》。该序对于我们把握《埤氏分科表》十分关键，故全文翻译如下：

“此埤甘度尔列氏（カンドール，Augustin de Candolle，1778-1841）植物自然分科表与林娜斯氏植物纲目表皆于明治五年刷行。其表意在与林娜斯氏区别，展示自然分科发明之沿革。自然分科起源于裕苏氏（ジュシュー，Antoine de Jussieu，1748-1836）大别植物为无子叶、单子叶、双子叶三部，更分十五小部一百科。《植学启原》所谓《百纲谱》是也。继裕苏氏，林德利氏（リンドリー，John Lindley，1799-1865）、恩德利歇氏（エンドリヒャー，Stephan Endlicher，1804-1849）、布隆尼亚氏（ブロンニャール，Adolphe Brongniart，1801-1876）等大学士出，皆随裕苏氏顺序，各补入其所发明。及佛国（法国）植学家埤甘度尔列氏（德勘多）颠倒从前顺序，以分明植物始，微细植物终。其一千八百十三年之著书中分八部一百九十四科。今此表从英人鲍尔弗（バルフォア，John Hutton Balfour）氏植学书抄出，科目如其所载，因新种发明等而其数增之。此译素乏汉名，多因近年汉译书。今从清俗之称呼，尚缺其译者，新制其译字，又其可充科名者无时，以其科中者举而代之。又汉名并清俗之称呼皆无者以和名汉字填之，勉令其体裁齐一。原刻谬译误写非渺，且科名译字有欠妥当者比比皆是。且今日有大发明处，因校正之。且以汉字填和名者，△符记之，以免混同之患。再刷附云尔”。

在序言中，田中芳男首先回顾了自裕苏以降的植物自然分类系统的演变，同时交代了《埤氏分科表》依据英国植物学家鲍尔弗的作品翻译而来。植物科名翻译主要采纳了汉译书——主要是李善兰等译《植物学》——的译名，若科名无可译者则以科中者举而代之，再无者以汉字和名对应。在《埤氏分科表》中，植物首先被分为有花植物、无花植物两大类，有花植物又被分为单子叶植物（内长部）、双子叶植物（外长部）。所有植物被划分为二百二十纲。根据序言，这一分类系统源自英人バルフォア（鲍尔弗）。经过一番资料比对，确认英人鲍尔弗正是 John Hutton Balfour⁸⁾（1808-84）。自然分科表中诸植物科的数量和排列是追溯其出处的重要线索。

在鲍尔弗《植物学手册》第二部分《系统植物学、植物分类学或植物的分类》的第二章《自然分科及其诸纲的特征》中出现的植物分类系统恰好为 220 科，故而可以判定《ハルフォア氏植物学书》正是鲍尔弗《植物学手册》一书。自 1849 年首次出版以后，《植物学手册》曾多次改版重印，每次改动幅度不一，最后的版本为 1878 年重印版。在 1851 年版中，179 科为 Conifereae（松柏科），而《埤氏分科表》中为 Rhizanteceae（寄生科）；在 1855 年第三版中，116 科为 Columelliaceae（弯药树科），而《埤氏分科表》中为 Ericaceae（石南科，今杜鹃花科）。1863 年，该书又出版了第三版的修订版，序言目录有一定变动，正文板式未变，只增加了部分注释，附录有修订。该版 116 科与自然分科表相同，而且将 116 科至 143 科归入 Corolliflorae（冠花类）也与自然分科表相一致，因此可以确定《埤氏分科表》依据的是鲍尔弗《植物学手册》1863 版。鲍尔弗的植物分类系统主要依据德堪多系统修改而成，故而田中芳男以之为《埤氏分科表》也未尝不可。

在序言中提及的汉译书，李善兰等译《植物学》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参考资源。就具体科名而言，《埤氏分科表》中与《植物学》相一致的科名共有伞形科、石榴科、菊科、唇形科、蔷薇科、豆科、胡椒科、葡萄科、罂粟科、十字科、胡桃科、姜科、芭蕉科 13 科。如果说蔷薇科、芭蕉科、罂粟科等译名很难判定究竟受《植物学》影响还是相互独立翻译，石榴科(Myrtaceae, 今桃金娘科)、伞形科、唇形科则是受李善兰译词影响无疑。因为后两者为李善兰新创，而 Myrtaceae 的模式属 *Myrtus* L.（香桃木属），原产地中海，译为石榴科属于同科异属的借代译，而田中芳男承袭了这一译词。相比具体科名翻译的影响，《植物学》一书对于田中芳男更大的影响在于借代译处理部分植物科名，即“其可充科名者无时，以其科中者举而代之”，而非如宇田川榕庵那般以音译方式处理。

《植物学》外，传教士编写的英汉双语词典也是重要参考物。早在开成所时期为《增补英和对译辞书》校对补正博物类词语时，他已经参考了传教士卫三畏编写的英汉词典《英华韵府历阶》。田中芳男曾经将《英华韵府历阶》中的物产类词语辑出，汇为《英华韵府历阶拔萃》。《埤氏分科表》中的 162 科猪笼草科(*Nepenthaceae*)极有可能源自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在《中国植物志》中，猪笼草一词的出处乃是《英萃龙府》，这一出处承袭自《植物学大辞典》猪笼草条，而所谓《英萃龙府》无疑是《英华韵府》的讹写。和其余传教士双语词典一样，卫三畏的《英华韵府历阶》同样受马礼逊《字典》的很大影响，而猪笼草(*Nepenthes distillatoria*)一词出现在马礼逊字典第二部分汉英字典《五车韵府》中的“猪”条，和其余博物类词汇一样，这一考订应当出自英国博物学家里夫斯之手。

以汉字和名对应缺少汉名的植物，这一方法对于田中芳男本是权宜之计，为避免混淆，在

自然分科表修订版中特意采用△表明。阴差阳错的是，不少译词传入中国后并未替换而是沿用下来。汉字和名者一共 14 例，其中松木肤科、万作科等 8 科科名被废弃，大部分被小野职慈新拟的汉名科名所取代。野牡丹科（ノボタン）、花葱科（ハナシノブ）、岩高兰科（ガンコウラン）则沿用至今。

在现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田中芳男《物产宝库》写本第一卷中，恰好有一条关于岩高兰的笔记。该笔记未署年月，极有可能写于该笔记开始的明治三年(1870)。⁹⁾该条以ガンコウラン开头，在栏外以红笔写“岩高兰”三字：“椎氏《和产本草目录》中译为 *Empetrum nigrum* L.，是林氏第一纲的小灌木，荷兰语名 Kraaiheide。「オウデマンス」本草与法兰西大书及草木锦叶集中有图，一名「イハツガ」，又名「イハザクラ」。今译出「ヘルド フーヘル」氏（Jean Ferdinand Hoefler¹⁰⁾）《植物字汇》中的论说。¹¹⁾*Empetrum* 由「トゥルネホルト」氏（Joseph Tournefort）命名，即岩上半月之意。*Empetraceae* 科中有名之种类，其科之征候详见本科之下，此条略之。其中最著之名如上所举。*Empetrum nigrum* L. 与「ブリュイエール」一一罗甸名，所谓「エリカ」即石南科小灌木——甚类似，灌木，地面匍匐生长不直起，茎美丽而滑如丝，叶稠密，从茎四出，有纵理，柔韧，钝尖，柄甚短、四季常绿色，周围生短毛，花淡青带红，从茎上部叶腋处出。果实淡黑色……”从该条笔记可以看出，通过借助法国学者赫费尔的《实用植物学辞典》，田中芳男对于岩高兰的名字、形状、分布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田中对植物科名的翻译正是建立在这一深厚的学识之上。

序言中提及宇田川榕庵的《百纲谱》，认为其所依据的正是裕苏系统。实际上榕庵依据的乃是德国植物学施普伦格尔¹²⁾的分类系统，该系统由裕苏系统改编而来。由此推测，田中芳男本人很可能并未接触到《百纲谱》系列写本，只是从榕庵的《植学启原》一书中了解到《百纲谱》的存在。虽然田中芳男并未直接继承宇田川榕庵的植物科名，两者在植物科名翻译上表现出了令人意外的一致性。田中芳男的植物科名中与宇田川榕庵《百纲谱》中完全一致的科名共 26 例（详见表 1），此外尚有葵属（锦葵科）、缣草属（败酱科）、瓜属（葫芦科）等含义接近的植物科名十余例。鉴于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田中芳男直接接触到宇田川榕庵的《百纲谱》手稿，这一植物科名翻译的一致性更多体现了江户后期兰学博物学的传承。田中芳男作为伊藤圭介的弟子，同时接受了本草学和兰学教育，这一教育背景使得其植物科名翻译与宇田川榕庵的译词出现了相当的一致性。这在禾本科、槭树科、芸香科、菩提树科等例子上体现尤为明显。

表 1 田中芳男与《百纲谱》一致植物科名表

百纲序号	宇田川百纲谱	田中芳男科名	田中芳男序号	现代科名
------	--------	--------	--------	------

13	莎草属	莎草科	210	莎草科
14	禾本属	禾本科	211	禾本科
23	芭蕉属	芭蕉科	189	芭蕉科
24	兰属	兰科	186	兰科
26	马兜铃属	马兜铃科	161	马兜铃科
29	檀香属	檀香科	160	檀香科
36	车前属	车前科	143	车前草科
46	旋花属	旋花科	131	旋花科
48	龙胆属	龙胆科	127	龙胆科
53	桔梗属	桔梗科	110	桔梗科
59	茜草属	茜草科	102	茜草科
62	虎耳草属	虎耳草科	94	虎耳草科
67	芸香属	芸香科	56	芸香科
68	防己属	防己科	5	防己科
70	楝树属	楝科	45	楝科
72	槭树属	槭树科	42	槭树科
77	罂粟属	罂粟科	11	罂粟科
78	毛茛属	毛茛科	1	毛茛科
79	远志属	远志科	20	远志科
84	牻牛儿属	牻牛儿科	49	牻牛儿苗科
89	菩提树属	菩提树科	30	椴树科
91	堇菜属	堇菜科	18	堇菜科
92	石竹属	石竹科	25	石竹科
93	马齿苋属	马齿苋科	88	马齿苋科
98	景天属	景天科	91	景天科
100	蔷薇属	蔷薇科	70	蔷薇科

在《埤氏分科表》出版前后，最早接触到该分科表并对之进行修正的是田中芳男的博物局同僚小野职愨。小野职愨是江户博物学大家小野兰山的后人，幼承家学修习本草，明治二年

(1869)入大学南校修习英学,后在文部省博物局任职,是博物局诸多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基于小野职愨一完成时间未知的自笔写本《埵甘度而列氏自然科目之顺序》,膝馆寿已惠认为该写本很可能深刻影响了田中芳男《埵氏分科表》中的汉名创制。¹³⁾考虑到田中芳男的分科表翻译开始于庆应二年(1866),远早于博物局成立之时,同时《埵甘度列氏自然科目之顺序》中存在大量更为成熟的汉语植物科名,将其判定为小野职愨对田中芳男《埵氏分科表》的修正更为合理。小野职愨的修正主要集中在由汉字和名构成的植物科名(详见表2),这反映了其对植物汉名之娴熟。此外,由于小野氏主要通过书籍接触植物汉名,缺少和实物的比照,其考订有时未免求之过深。例如将140科狸藻科改为水豆儿科,水豆儿出自《救荒本草》,凭文字描述其实很难判定水豆儿所指究竟为何。将原产美洲的178科 *Garryaceae* 误译为青菜叶科——青菜叶是五加科的一种植物——也是如此,从侧面反映了小野职愨等人尚无明确的植物地理学观念,更多是在传统本草学框架下接引新知。

表2 小野职愨修正汉语科名对比表

田中芳男科名	分科表序号	小野職愨科名	现代汉语科名
荷叶莲科	52	金莲花科	金莲花科/旱金莲科
苦白木科	58	黄楝树科	苦木科
瓜树科	77	八角枫科	八角枫科
蔓菜科	92	番杏科	番杏科
万作科	96	金缕梅科	金缕梅科
岩菜科	112	苦苣苔科	苦苣苔科
无	130	幌菊科	田基麻科
蓼笏科	139	水蓼衣科	爵床科
狸藻科	140	水豆儿科	狸藻科
花筏科	178	青菜叶科	绞木科

和稍后的松村任三的1895版《植物名汇》中的科名相比较,在田中芳男的《埵氏分科表》出现的一百五十余科植物科名中,只有三十例左右被废弃,大部分科名都被继承了。如果以松村任三的《植物名汇》为基础,我们可以搜罗出205科中日共通植物科名,它们构成了此后中日植物科名演变的基础。将以上述词汇为基础和现行汉语植物科名作对比,发现被废弃的科名35例,约占两成。在剩余一致的植物科名中,与宇田川裕庵、田中芳男、松村任三相近者约三

十余例，与田中芳男相同者近九十例，松村任三新创者约 50 例。换言之，今天的常见汉语植物科名两百例中，有六成可以追溯到田中芳男的《埤氏分科表》，有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宇田川榕庵的《百纲谱》、李善兰译《植物学》，还有两成可以追溯到松村任三的《植物名汇》。（详见表 3）

表 3 汉语植物科名来源表

植物科名来源	宇田川榕庵、李善兰	田中芳男	松村任三	废弃科名
科名数量	30	90	50	35
比例	15%	44%	24%	17%

三、田中芳男所创植物科名对傅兰雅的影响

传教士傅兰雅所主持的杂志《格致汇编》刊登了也许是最早介绍日本博物学著作的文字。1880 年 5 月（光绪六年四月）的《格致汇编》出现一篇名为《日本国新订草木图说》的未署名文章，刊载了《草木图说》一书的序言，在序前有一段按语介绍缘由，从上下文看应是主持《格致汇编》的傅兰雅所撰。该序言如下：

“数月前有友人云，东京大书院内《新订草木图说》一书，甚为详细而可阅。因托居日本之友代购一部，以为畅心怀增识间之意。其书价十余元，共有二十本，俱为日本草本植物之图说。其图刊印颇精而间有要处涂以颜色。其说半为日本字与华字相间，则华人不能串连而读，每图之旁亦有西字之名。卷首有饭沼欲斋肖像。察本书与中国《本草纲目》似为两类，因此只论日本之草木，而不言及于药品内可作何用。不过分为何科何类何种及生于何处何时，并其根梗叶花子实等事颇为详细。除此书外，不知中国尚有别种类此之书否。近惟制造局总局内有华医赵君静涵与西人翻译英国本草纲目同类之书，已译出大半，约来年必告竣……”¹⁴⁾

此段按语首先介绍了《新订草木图说》的价格、册数以及基本内容，接着指出该书与《本草纲目》的差异，即关注草木本身而不再涉及药性。同时，提到了赵元益（字静涵）正在翻译“英国本草纲目同类之书”，即此后出版的《西药大成》。接着还提出中国植物种类繁多，应当和西方国家一样“作全目录书”，编撰本国植物志。傅兰雅与赵元益合作翻译的《西药大成》一书，底本乃是《药物学和治疗手册》（*A Manual of Materia Medica and Therapeutics*）的 1868 年第 5 版和 1876 年的第 6 版，由英国植物学家约翰·罗伊尔（John Forbes Royle, 1799-1858）所著。由于植物药在当时的药物中占据主导地位，书中有很大篇幅涉及近代植物分类学。罗伊尔的植物药根据德堪多分类系统排列，因此书中对该系统有详细介绍。正是通过《西药大

成》一书，德堪多系统中的众多植物科名大量涌入汉语世界。而田中芳男所创制的植物科名对于傅兰雅翻译此书帮助甚大。

在《西药大成》的凡例中有如下一条：“各药品有中土所有者，则应用中土之名。此非译述者所能周知，必详考他书，方能得其一二。是书所引据者，日本《新订草木图说》为多。外此如《西药略释》、华英字典等书，亦搜采及之。有中土所无，或虽有而难考得其名者，则用西名译其音。”¹⁵⁾

由于傅兰雅在1880年曾经撰文推荐《新订草木图说》，翻译《西药大成》时所参考的《新订草木图说》，很可能正是由傅兰雅所购。而傅兰雅之所以愿意购买该书，也与《西药大成》的翻译有极大关系。换言之，正是由于在和赵元益合作翻译此书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傅兰雅才会主动寻求更多知识资源，而《新订草木图说》则通过在日传教士的介绍得以知晓。

那么，在名物考订和对译过程中，“是书所引据者，日本《新订草木图说》为多”，具体体现在何处？篇幅所限，不欲详论。以第4卷《植物药品依次分类部表》中出现的植物科名为例，一共有77个。¹⁶⁾在77个植物科名中，分别有双子叶植物（外长类）63科、单子叶植物10科。单子叶植物10科中，与《新订草木图说》相同者有7科：百合科、藜芦科、土茯苓科、鸢尾科、昙华科、姜科、兰科；与《植物学》相同者2科：姜科、五谷科；剩余2科：棕榈科、菖蒲科。

《新订草木图说》中出现的植物科名，基本来自田中芳男的《埤氏分科表》。因此，傅兰雅等人的植物科名可以说是源自田中芳男的译名。另一方面，由于李善兰等译《植物学》传入日本后影响极大，部分科名如唇形科、石榴科被田中芳男直接接受，因而《西药大成》中的部分植物科名难以区分究竟直接来自李善兰译《植物学》抑或以《新订草木图说》为中介而间接接受。但在《西药大成》凡例中，对《植物学》只字未提，傅兰雅在翻译中很可能并未直接参考《植物学》一书。

四、余论

在植物科名术语的创制上，田中芳男的《埤氏分科表》不仅继承了宇田川榕庵的兰学植物学传统及李善兰《植物学》所代表的汉译西书成果，更是创造性地化用了汉字和名。其所新创的一百二十余例植物科名中，被植物学家松村任三所沿用的达九十余例，比例相当之高。甲午（1894）之前，通过田中芳男修订的饭沼欲斋《草木图说》，其创造的植物科名被傅兰雅等人在翻译《西药大成》时所采纳。这第一波日中术语交流最终随着江南制造局读物的衰落而逐渐消失。近代中国植物学术语更多是甲午之后日籍汉译大潮下的产物，从教科书、辞典到专业书

籍的翻译造就了日式术语的流行和传播。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18年2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杜亚泉等人所编《植物学大辞典》。如果说三年前商务出版的《辞源》标志着汉语近代词汇体系的形成，那么《植物学大辞典》的出版则意味着近代植物学术语体系的确立。

《植物学大辞典》中的植物科名主要源自松村任三的《植物名汇》，而《植物名汇》中的相当一部分植物科名继承自田中芳男的《埤氏分科表》。

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基于两百余例植物科名的分析，我们可以观察到汉语植物科名体系的层累形成特征：现行汉语植物科名是不同时期多国、多种力量进行东西植物科名翻译成果的累积。从词源——东西术语对应之时——上看，距离现在最近的上层植物科名大多来自民国时期植物学家如钟观光等的成果（如安息香科、山毛榉科等），其次是完整接受近代植物学教育的以松村任三代表的明治植物学家的成果，再次是接受传统兰学、本草学教育的田中芳男、小野职懋的努力，最后是以宇田川榕庵、李善兰等代表的初次接引西方植物自然分类系统的努力。在汉语植物科名体系的最底层，则是以《救荒本草》、《本草纲目》为代表的名物术语体系，而以贝原益轩《大和本草》、小野兰山《本草纲目启蒙》、水谷丰文《物品识名》为代表的江户本草学著作对植物汉名、和名的考订则将和名引入东西植物术语的翻译中，和名成为汉语植物科名形成进程中看不见的在场者。

注

-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亚视野下的日本江户时代本草学研究”（项目编号：20CZX017）的部分研究成果。
- 2) 代表性研究如沈国威.植学啓原と植物学の語彙:近代日中植物学用語の形成と交流. 吹田：関西大学出版部,2000。
- 3) 上野益三.日本博物学史.東京:講談社,1973:145-148.
- 4) 宮島茂,田中芳男伝.飯田:田中芳男・義廉顕彰会,1983:179-180.
- 5) 佐藤達策.文部省における植物書の出版.圭介文書研究会編.錦窠翁日記(6).名古屋:名古屋市東山植物園,2000:167-169.
- 6) 文部省博物局.博物館所務伺書留(写本)[M].東京:早稲田大学図書(14A4198),1872:10b-11a.
- 7) 日本科学史学会.生物科学,日本科学技術史大系(第15卷)[M].東京:第一法規出版,1965:39-40,40-42.
- 8) 十九世纪苏格兰植物学家，爱丁堡大学植物学教授，并曾任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园长。他的植物学研究有较强的自然神学色彩。其主要著作有《植物学手册》(*Manual of Botany*)、

《植物学大纲》(*Outlines of Botany*)、《古植物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aleontological Botany*)、《圣经植物》(*The Plants of Scripture*)等。

9) 田中芳男.物産寶庫卷一(写本)[M].東京:国立国会図書館(特 7-478),1874:11a-12a.

10) 赫费尔 (Jean Ferdinand Hoefler, 1811-1878), 法国辞典家, 编撰了大量辞典与科学史作品。

11) 《植物字汇》即赫费尔编写的法语《实用植物学辞典》(*Dictionnaire de botanique pratique*), 有 1850 年、1860 年版。本文译自该辞典的 *Empetrum* 条目。

12) 施普伦格尔 (Kurt Sprengel, 1766-1833), 德国植物家。哈勒大学教授, 植物生理学和裕苏体系的提倡者。

13) 膝館寿巳惠.小野職愨著埵甘度爾列氏自然科目之順序.国立国会図書館月報,551:i.

14) 格致书室.格致汇编(影印本 6 册).南京:南京古旧书店,1992(第 2 册):323

15) 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来拉,海得兰同撰.凡例,西药大成[M].上海:江南制造局,1887:2b.

16) 傅兰雅口译,赵元益笔述,来拉,海得兰同撰.第四卷,西药大成[M].上海:江南制造局,1887:20b-24

